



是非，是否，是夢

陳鴻彬

報上新聞說，中國有八千多人姓「是」，其中有些名字頗為有趣，例如有對兄弟，哥哥叫「是非」，弟弟叫「是否」，覺得很得意，便告訴女兒，她衝口而出說：「這麼有哲學性啊！」一言驚醒夢中人，令我對這兩個名字另眼相看，不過我更感興趣的是另一個名字：「是夢」。

相信任何人乍看「是夢」這個名字，都會直覺認為它屬於一個女性，而且她應該是個丰姿綽約的妙齡少女或少婦，因為「夢」這個字太惹人遐想了，決不會令人聯想到一個老太婆或一個鬚眉大漢來。唐代詩人李商隱的無題詩中就有這樣的名句：「神女生涯原是夢，小姑居處本無郎」，借着對古代傳說中的巫山神女的深居未嫁來寄託自己的情思，由此，「是夢」這個名字既透出了文學味，更滲出了哲學味，真正是耐人尋味！

不僅是神女生涯是夢，平常人的生涯也是個夢，生如夢早就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的重大主題，大詩人李白就有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」之慨，感嘆一生歡樂的日子不多；大詞家蘇軾則說「人間如夢，一樽還酹江月」，以對月飲酒來舒解抑鬱的情懷。有些文學家不直接說人生似夢，卻婉轉地發出同樣的感傷，唐劉禹錫烏衣巷詩：「舊時王、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，慨嘆尊貴如王、謝的宰相之家一樣會敗落；清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中也說：「縱有千年鐵門檻，終須一個土饅頭」，譏笑擁有豪華大宅的人家終會逃不過衰落得只剩一個土壤的命運，可見千古文人都對人生有同一的感慨。

既然人生如夢，千古同悲，那麼人們應該如何自處，才得以解脫？且看以前一首國語時代曲《夢》的歌詞是怎樣說的：「人說人生如夢，我說夢如人生，短短的一剎，有快樂，有興奮，匆匆的一場，有悲哀，有苦悶，帝王的尊嚴，乞丐的窮困，山峰上的白雪，海底裏的奇珍，當你從夢中醒覺，你已走完了人生！」

對了，人生像夢一樣是短短的，匆匆的，當中的快樂、悲傷，繁華、窮困，都來去得飛快，到頭來恍如一場春夢，杳無痕跡。佛教的金剛經最後面說：

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

有為法是指萬事萬物，包括所有有形無形的物質和事情；這裏是叫人把萬事萬物都看作夢境、幻覺、水泡、影子等四種虛空不真的東西，及朝露和閃電兩種短暫存在的現象，這些都不是人真實擁有的；萬事萬物也可以指代人生，所以人生也如夢、幻、泡、影、露和電，都不過是一場虛空，始終會破滅不存。

金剛經所教訓的是我們對人生的覺悟，人要覺悟什麼呢？答案就在「是非」、「是否」兩兄弟身上。從佛家的角度看，「是」指肯定，「非」指否定，所以「是非」和「是否」是同一個意思，都是既肯定，又否定。那豈不是自相矛盾嗎？原來佛學裏還有另一層深意，佛家主張人要有平常心，平常心包含了幾種表現，其中之一是「無是非」，即對人對事都不要有肯定或否定的成見，而要無所偏私地加以面對和接納，人應該既不肯定成功，也不否定失敗，一切都予以寬容，正如宋代范仲淹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所說：「不以物喜，不以物悲」，人若不受外物或遭遇的順逆而影響平靜澄明的心境，那就可以時常都活在平安喜樂當中了。